

570



农村故事书

后山王

孙 谦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故事书

后山王

孙 谦 著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后山王

孙 謙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 $1\frac{1}{4}$ ·字数18,000

1965年2月第1版·196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000,001—167,000

统一书号: T 10168·50

定价:(四)九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写的是某生产队领导人王猴三，外号叫后山王，为了发展集体事业，他领导群众到后山开辟荒地，把领导生产的任务交给副手吴中和担负。吴思想麻痹，任用富农分子王立仁当会计。王利用职权，贪污盗窃，并怂恿吴中和弃农经商。后山王了解这一情况后，便团结老战友斗倒了富农，批评了吴中和。富农怀恨在心，竟企图暗杀后山王；谋杀未成，又想逃跑；由于后山王枪法准确，凶手终被擒获。

后山王

孙 谦

—

今天和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名字叫“后山王”。这个名字，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误会，因为在中国旧小说里，常常有一种草莽英雄，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，为了显示他的声威，就起上一个绰号叫什么东山王、南山王之类。这里要说的，不是这号人物，他是一个忠于革命、忠于党、忠于集体事业的农村干部。此人姓王，名叫王猴三，住在山西省的一个山村里，这个山村的名字叫王家山。王猴三个儿不大，短胳膊，短腿儿；尖下巴，眼眶眼；满头白发，稀稀落落的鬍鬚。乍一看，王猴三确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，可是在当地，无论老一辈的人、年青一代的人见到他都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叫他一声“后山王”大哥或是“后山王”爷爷。

王猴三就是王猴三嘛，为什么要称他“后山王”呢？这就要从当年说起了。

原来王家山座落在一条大沟边的土山坡上。一条河水从山脚下潺潺流过。河滩里有一片片的

常流水地，山坡上有一段段的好梯田。王家山又产粮食，又产水果，真是个好村庄。离王家山二里地有一座大黑山，山上长满梢林，从山脚到山顶足足有五里多地。黑山那边当然也有人，也有村庄，可是人们都把黑山这边称之为前山，把黑山那边称之为后山；意思是，前山代表富裕，后山代表贫困；前山的人聪明伶俐，后山人愚笨落后；因此，娶媳妇不娶后山女，嫁女不嫁后山郎。

王家山只有王猴三常跑后山。小时候，他跟着父亲打山，在后山里猎过麝、打过黄羊、逮过狐狸，有一次还活捉住一只豹子；长大了，他娶了后山的媳妇；有一阵子，他还在后山的一条荒沟里开荒种过地。抗战期间，王猴三当了王家庄的民兵队长，王家庄民兵队打起仗来，既勇敢又灵活，小股敌人轻易不敢来王家庄骚扰。一九四一年情况恶化了，敌人在王家庄修起炮楼，扎下据点。敌人一来，民兵和基本群众就转移到了后山沟里，后来，又有一批村民，因为受不了敌人的蹂躏和压榨，自动逃到后山沟里。为了更好地围困敌人，王家庄的群众决定都搬到后山沟里。想不到在大搬家的那天夜里，却碰到杂货铺掌柜王立仁的抵抗。王立仁家大业大，一听说要他搬进后山，便气冲冲地嚷道：“我不搬，说什么我也不搬！我这里有房有地有买卖，就是请我当后山王，我也不去！”王猴

三說：“立仁叔，我們不是請你当后山王，是要你到后山里參加抗日！”王立仁說：“抗日，抗日，抗的把日本人都抗到村里來了，還抗日！”同來的民兵們都氣極了，一窩蜂地向王立仁撲去。王立仁眼看著要挨揍了，便“通”地跪在地上。王猴三用手勢制止住民兵，轉臉對王立仁說：“你要不願意搬，我們也不強迫你，可是你要記住：只要你作一點壞事，我這槍可不認得你是我的本家叔叔！”王立仁



一看势头不对，只好答应随大家搬家。王猴三就让民兵小队长吴中和帮他收拾东西。不料在临出发时候，他却趁敌人打机枪的混乱中溜走了。

再说王家村全村有八、九十户人家，一下子挤在一条荒山沟里，虽然这里不缺柴不缺水，还可以得到周围村庄的支援。但开始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。这时候，王猴三既是王家山的民兵队长，又是王家山的管家婆。他组织人们劈山打窑洞，伐木盖茅棚；他又领导着人们烧林开荒地，筑壩淤水地。王家庄的人们有了住处，又有了粮食，有的人家甚至在窑洞门前栽下树、养下花，还有人家喂了猪、孵了小鸡小鸭。他们把老王家庄称为前庄，把新王家庄称为后庄，虽然仍旧沾用了前后两字，但这只是表示地理位置的区别，而不再含有褒扬前山和贬鄙后山的意义了。

王家庄的民兵刚在后山庄子站稳了脚跟，王猴三就带着民兵战斗队，到敌人据点附近活动去了。敌人恨透了王家庄的民兵，也恨透了王家庄民兵的那个后山“老窝”，因此三番五次地到后山来“扫荡”、“讨伐”，可是每次都让王家庄的民兵在半路上拦腰伏击，始终未能进到王家庄后庄，却尝够了王家庄民兵的子弹和地雷的滋味。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王家庄民兵联合了附近村庄的民兵，逼近王家庄据点进行武装围困。敌人

整天龟缩在炮楼里，不敢走出碉堡一步。这时候，王猴三发现了王立仁每天早晨赶着两条小毛驴，往碉堡里送水。晚上，王猴三派吴中和到据点给王立仁送口信，要他立刻停止给敌人送水。想不到吴中和在王立仁那里却碰了个硬钉子，王立仁根本不理睬王猴三的忠告，并且气忿忿地说：“哼，连我作买卖的事儿都管起来，这王猴三倒真成了后山王啦！”听完了吴中和的回话，王猴三用手搔了搔头皮，说：“好吧，明天叫他瞧瞧咱的手艺！”第二天天刚亮，王立仁又拉着两条毛驴驮水向炮楼去了，刚走到村口坡上，只听得河对岸“叭！叭！”两声枪响，枪弹打穿了驴驮左边的水桶。水桶漏了，驮子偏了，水桶翻了，水在坡上流着，水桶向坡下滚着。王立仁正要去拦截水桶，“叭”的又是一声枪响，这一枪把王立仁的狐皮帽子穿了一个洞。王立仁吓慌了，扔下水桶，丢下毛驴，没命地往村里跑。这时候，只听得伏在对岸的王猴三喊了：“站住！再不站住，就要打你的心锤锤了！”王立仁吓得腿软了，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上，不停嘴地哀求道：“后山王饶命！后山王饶命！我再不敢送水给他们了！”从此，“后山王”这个绰号就在这一带传开了。提起后山王的枪法，真使那些日本人、伪军、汉奸们心惊胆战。只要后山王谋虑要收拾谁，那个人就算完了，他躲到哪里，后山王的枪口跟到

哪里，而且說要打他的左眼，絕打不了他的右眼！

这些，都是十八年以前的事了。如今，后山王已經变成个滿头白发的老汉了。

挤走了敌人以后，王家山的人都回到前庄来住了，后山里开垦出来的那些土地也就荒蕪起来。王猴三领导着人們斗倒了地主，又领导人們搞互助合作，但他心里老惦记着后山里那些荒了的土地。五五年組織起高級社，王猴三就提議去重新开发后山庄子，因为劳力調配不来，擱下了。五八年公社化以后，公社党委批准了王猴三重新开发后山庄子的計劃。五九年春天，王猴三便把王家山工作的担子，交給了他的副手吳中和，出发到后山基地当主任去了。这么一来，那个几乎被人遺忘了的“后山王”綽号，又兴起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每年一开春，后山王便背着那支三八枪，挑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粮食，先到后山基地去給耕作队員“打前站”，一直到秋收以后，才回到村里来和家人团聚。

王猴三虽已六十出头，可是腰不弯，腿不疼，打枪还是百发百中。村里人很喜欢到后山来参加劳动，因为在那里总可吃到王猴三打下的野味。

王猴三把他后半生的精力，无保留地貢獻給了王家庄的集体事业，当他已經踏进了暮年，仍然为王家庄的集体事业尽心尽力。这样的好老人是

應該長生不老的，誰能想到有人却準備向他背後放冷槍呢？！

二

后山莊子就在黑山背後的一條七彎八岔的小溝里。坡上有一些象掛在梢林里的梯田，溝里有一些條條縷縷的水地，地邊地堰都是用河石壘成的。想當年可真費了不少勁呢。在向阳坡上，有一些沒有門窗的窯洞，新生的雜草和小樹已經長得很高，把窯門都封住了。坡下有一片空地，那是打谷場。場上堆着兩大堆早熟的綠豆和豇豆莖。在打谷場上修了四間場棚和一間泥土小房——王猴三每年要在那間小房里住九個月。

早飯時分，溝里非常寂靜。庄稼象被露水洗過似的，繁茂、茁壯、果實累累，葉子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山是那樣高，梢林又密又厚，溝是那樣深，河水又清又亮。忽然有隻山雞在河邊叫了，緊跟着，又有一隻山雞叫了。一隻山雞撲撲地飛了起來，又一隻山雞撲撲地飛了起來。就在這時候，突然一聲槍响，那只後飛起來的山雞，象塊石頭似的跌落在河邊的谷地里。

王猴三從灌木叢里鑽出來，提着步槍跑進谷地里。當他正彎下腰來拾取山雞的時候，忽然有人喊了。

“放下！那是我打着的！”

王猴三抬头一看，离他不远处，站着一位戴着小草帽的姑娘。那姑娘约有二十一二岁，穿一件短袖运动衫，手里挎着一只篮子，篮子上还盖着一条雪白的毛巾。她脸儿红，眼睛亮，两唇闭的挺紧，看样子真的是生气了。

王猴三正在纳闷：“这是哪里来的个野丫头？”那姑娘忽然咯咯地笑了。

“猴三爷，我是玉珠！”

王猴三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吴中和的女儿吴玉珠，这孩子是王猴三的老伴奶大的。吴玉珠这几年在外边上学，三年没见面，已经变得使人几乎不认识她了。

“啊呀，小丫头，你可把我吓了一跳！你怎么和爷爷开这种玩笑？”

吴玉珠调皮地说：“我要试一试你的眼力！”王猴三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眼睛不行了，老喽！”

祖孙两人回到泥土小屋。屋里很狭窄，可是收拾得挺干净。墙上挂着两张狐皮和一张狼皮，还有几对好看的黄羊角；窗台上放着一迭旧报纸和几排亮晶晶的步枪子弹。王猴三把步枪挂在墙钉上，转脸向吴玉珠问道：“毕业了？”

“毕业了，正等着分配工作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在家里住不长？”

“只能住五天。”

“好，爷爷今天请你吃烤山鸡，现在的山鸡真肥，全身都是油。”

说着，王猴三就要动手劊山鸡。吴玉珠举起了带来的那只小篮子，说：“猴三爷，我给你带来点东西！”

她从篮子里拿出来一包点心，又拿出来一瓶原装老白汾。王猴三心里很高兴，可嘴里却说：“看这孩子，花这些闲钱干什么？我又不是馋嘴小娃娃。”

吴玉珠又取出一个小铁盒，打开盒子，拿出了一架眼镜。

王猴三惊讶地说：“眼镜？”

“老花镜——你戴上试试。”

王猴三戴上眼镜。吴玉珠从窗台上拿了张报纸，递给了王猴三。王猴三一看报纸，乐了：“这玩艺还真管事儿！这好，这东西好，这比那些吃喝东西有用处！”

吴玉珠说：“还有一件呢！”

王猴三摘下了眼镜，从吴玉珠手里接过一顶古铜色的漂亮毡帽，说：“你那篮子倒成了聚宝盆啦！还有多少东西啊？”

“这是最后一件。这东西不是我买的，是别人送给你的。”



“別人送給我的？”王猴三向着吳玉珠看了看，笑了，“噢，我明白了！應該，應該，是該着了！”

吳玉珠羞得連脖頸都紅了，她撇起嘴來，瞪了王猴三一眼，氣噘噘地說：“爷爷尽胡猜。这是咱村里的人送你的！”

“咱村里的人？誰？”

“你猜。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队里的會計——王立仁。”

“他！”王猴三的手里象放了一块烧紅的铁，倏地一撒手，毡帽掉在地上了：“王立仁送我毡帽？奇怪，真是奇怪！”

吳玉珠瞪着眼睛問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王猴三装滿了早烟鍋，从灶火里檢出块紅炭，点燃了烟。他抽了两口烟，才說：“玉珠，你可听說我在王立仁帽子上，用枪打过一个窟窿？”

“听过呀，那是你們围困据点的时候……”

“是啊。現在他送我这頂帽子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嗎？”

吳玉珠毫不思索地說：“那当然不会！”

“那你說为了什么？”

“这不明摆着嗎？如今他是队里的會計，你是基地主任，送你頂毡帽儿，不就好办事了嗎？”

“好办什么事？”

“好往他腰包里装东西。”

王猴三停住了抽烟，吃惊地瞅了吳玉珠一眼，心想：“这丫头学回点真本事来了，有見識了！”

吳玉珠繼續說道：“我真納悶，你們为什么要让王立仁当會計？”

王猴三磕掉了烟灰，叹了口气，說：“你还記得

咱們那老會計嗎？”

“記得呀，他腰里老是扎着個包袱，里边装着圖章、單據——他還教過我寫蘇州碼子呢。”

“好人，忠心耿耿，一心為集體。今年春天得了病，老死了。當時，我已經搬到這里，你爹沒和我商量，就委了王立仁當會計。那時，麥子已經黃了。有一天，你爹來這里割麥子，我和他說：‘你怎麼把狼往家里引？他那種人怎麼能給咱們當會計？’你爹說：‘你這幾年老不在村里，王立仁轉變得不錯了’。”

吳玉珠撇了撇嘴說：“要真能改好倒好了。我看是貓兒改不了吃腥，狗兒改不了吃屎！”

“可你爹不這麼看。他說王立仁會看行情，有一套經營管理的本事，和外邊的關係多，又能打會算。你爹看中了他這些本事，就盡給他說好話，想盡辦法要堵住我的嘴：我說重找人，他說找不下；我說培養新人，他說趕不上。後來他又說：‘眼看麥子上場了，要賣，要分，沒有個吃硬人手就沒法搞。’因為這事，我和你爹險乎吵翻了臉。”

吳玉珠沉思了一陣，說：“我爹迟早得跟上王立仁倒大楣！”

王猴三說：“一當了會計，王立仁今天進城明天上市，簡直變成大紅人了。”

祖孫兩個正在說話，溝里有人喊道：“后山王！”

后山王！你在哪儿？”

王猴三应了一声“我在这里”，转身向吴玉珠说：“王立仁来了！”

吴玉珠从地上捡起那顶新毡帽，把它递给王猴三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可是说鬼鬼就来！”

王立仁走进打谷场来。这人五十刚出头——他在王门中辈数最大，许多白发老翁得当面喊他爷爷或叔叔。他头上包着一块又油又黑的白毛巾，上身穿了一件发了灰的黑小褂——小褂的前襟缝有三个口袋，上面的小口袋里插着四支钢笔，下面的两个大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小本本、纸头、烟卷。他想用油污的衣著掩蔽自己，但他的脸色却给他露了馅；他的脸又红又亮，象块刚出锅的红烧肘子，真是还肥得流油呢。

王立仁站在小屋门口看了看，然后便一边往屋里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后山王，你一説在这里，我就猜着玉珠来了。果然一猜就中。要是没有贵客，这时候你准在地里忙着呢。你可真有命；儿孙一大堆，又有这么个贤孝的奶孙女儿。她回了家连汗珠儿还没来得及擦，就来看你……”

王猴三冷冷地说：“请坐吧。”

王立仁坐在小凳上，说：“来你这儿一趟可真不容易啊，爬上一座山，出了一头汗，走得两腿疼。”他掏出纸烟来让王猴三抽；王猴三举了举手